

续《中国反贪史》三叹

(续一)

□ 王春瑜

二叹：清官何其少也。

翻翻二十四史，人们就会明白，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，不过几十位。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，在所著《夜航船》卷7“清廉类”，扳着指头数了很久，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。物以稀为贵，况人乎！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，大部分都很感人。如：北齐彭城王高攸自沧州召还，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，说：“您在沧州，只饮这里的水，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，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。”高攸很感动，但也仅吃一口，不愿占百姓的便宜。又如：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，后入京，父老送别，说：“公清如水，请饮一杯水，以代替我们献钱。”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。80年代，有一出京剧《徐九经升官记》，后拍成电影，轰动一时。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。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，任满后调走，百姓恋恋不舍，说：“公幸训我！”徐九经答道：“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。”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，上题：“民不可有此色，士不可无此味。”徐九经走后，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，并写下勤、俭、忍三字，称为“徐公三字经”。这三个字，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。不能甘于清贫淡泊，当不了清官。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，“情刻洁懿，秋毫之端无私利”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），真是难得。他的治水投巫，破除“河伯娶妇”恶俗的故事，至今仍广为流传。“披鳞直夺比干心，苦节还同孤竹清。龙隐海天云万里，鹤归华表月三更。萧条馆外无余物，冷落灵前有草根。说与旁人浑不信，山人亲见泪如倾。”（清·赵吉士：《寄园寄所寄》卷2引《座右编》）——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。这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是因为：万历十五年十月（1587年11

月），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，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，只有竹笼一只，内有俸金八两，旧衣数件而已。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：“不怕死，不爱钱，不立党。”（明·周晖：《金陵琐事》卷1）朱良亲眼目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，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，感慨万分，惟恐后人不相信有这等事，特地写下这首吊海瑞诗，以期与山河作证，让海瑞的两袖清风，长留人间。事实上，海瑞生前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，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，盖着夫人的旧裙，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是“伪”，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，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。清官少的原因之一，是难过家庭关。清官张玮曾经慨而言之：“为清官甚难！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，而后清官可为，不必则败其守矣。”（清·余怀：《东山谈苑》卷3）难得的是，张玮家人都理解、支持他。张玮病歿京师后，其棺运抵毗陵（今常州），因无钱下葬，只能停于荒寺。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其妻患病，无钱抓药，后竟饥寒而死。惟其如此，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者，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。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，历任刑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吏部尚书等职，掌权五十余年，寿至九十三岁。他为人刚正清严，始终一致。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，面露难色。王恕对他说：“你怕穷是不？咱家历来有积蓄，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。”他引其子到后宅，指一处说：“这里是藏金的地方，有一窖金。”指另一处说：“这里是藏银的地方，有一窖银。”他死后，其子去挖掘，“皆空窖也”（明·李中馥：《原李耳载》卷上）。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，真是煞费苦心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著名清官，其妻、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，有的人

还能与其夫或父互相砥励。如婺源人江一麟，在地方做官有廉声，被调至京中任部郎。其妻便能常常“善善相规，施德于民”（清·龚炜：《巢林笔谈》卷2）。而反过来，倘若高官之妻儿、部下，成天念叨好吃好喝，穿金戴银，并与他人比较，说某人仅为七品小官，现已置下粮田千顷，某某仅为县主簿（相当于今之秘书科长），已置下绸缎铺、当铺、木材行；僚属则动辄说有权不用，过时作废，过了这村，便无此店，赶紧能捞则捞，反正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天网虽大，毕竟多漏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为官欲冰清玉洁，又谈何容易！

清官的精神风貌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。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，毁了所谓锦绣前程，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，与贪官污吏、豪强权贵抗争；更有甚者，有的清官敢于批逆鳞，犯颜直谏，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、荒唐行为，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！如宋代的包拯，进谏时“反复数百言，言吐愤疾”，溅了仁宗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，直到他将错误任命“罢之”为止（宋·朱弁：《曲洧旧闻》卷1）。这样的刚正不阿，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，称颂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（宋·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卷10）。又如明代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，皇帝被进一步神化，导致君臣隔阂，大臣见皇帝，竟以召对为可怪，一逢召对，便手足无措，只知道连呼万岁，赶紧磕头。而至明中叶后，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，甚至当场吓得昏死过去，大小便失禁（明·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1）。但是，偏有不怕

死的清官，敢在“太岁头上动土”，批所谓龙（皇帝也）身上的逆鳞。海瑞骂了嘉靖皇帝后，备好棺木，诀别妻子，准备慷慨赴死，已为人们熟知；天启二年（1622）四月，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批评“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，乃巫祝之忠”，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！果然，天启皇帝阅疏后大怒，说“帅众不许朕呼万岁，无人臣礼！”（明·叶向高《蓬编》卷12）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，帅众才幸免于难。这种大无畏的气概，是“杀生成仁，舍生取义”的生动表现。封建社会的官吏，几乎无官不贪，枉法者不可胜数。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，仅此一条，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，香清溢远，流芳百世了。

但是，历史已进入21世纪，如果进一步用现代眼光审视清官，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来说，“清官乃不祥之物”。当百姓手中无权，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时，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，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。因此，最好的清官，仍然是老爷，最好的百姓，不过是儿子。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，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、被欺凌之时。显然，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，他们绝不代表未来。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，而无需乞灵于清官。愿早日走出清官时代！（待续）

（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）

（本文责任编辑 梁丽萍）

（上接第40页）低。1995年的每千人每天拥有报纸为60份；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1995年每千人每天拥有报纸日本为576份；英国为351份；美国为228份。图书的消费，1978年，我国的人均年消费3.9册，1997年为5.9册，2000年约为7册。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，差距很大。这些差距，一方面说明我国出版业还不发达，另一方面说明出版业发展潜力还很大。

人们预言，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新时代。从事出版业的同志，认清出版业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。我们要以知识经济为坐标指南，增强把出版业作为一大产业来发展的重要性、紧迫性的认识，调整产业发展思路，去寻

求新的突破，迎接和适应知识经济的新时代；应当从知识经济时代为新闻出版业创造的机遇和挑战中作出选择，认真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，做好观念、体制、政策等方面的准备，走集约化、规模化、产业化发展的道路，使出版业尽快成为新兴的高技术产业，更好地与世界出版业接轨；培养和造就一批有知识创新能力，善经营、懂管理的高素质人才，开拓创新，在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中争取主动，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竞争中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推向新的阶段。

（作者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）

（本文责任编辑 金守庚）